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同上）

有平易難曉處

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難曉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僝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同前）

書中體製不一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景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辭義也（同）

典謨盤誥未易看

三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盤誥等篇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其言治心修身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同前）

漢儒伏生之書難易

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同上）

典謨備訓誥誓命之體

余嘗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體皆具焉與其他書不同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群后誓師之辭皆誓也

如命說作綱言之辭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陳經）

讀書不可以定體拘

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爲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爲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庶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粲然畢備乃若典謨雖爲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爲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不顯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以至堯典乃謂之虞書禹謨不謂之夏書命止於文侯誓著於秦魯益稷謨也而不言謨旅獒訓也而不言訓盤庚之誥而不言誥胤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言命類皆存一時之微旨讀其文者要當深察其意觀其事者要在默探其道惟夫疏通知遠而不誣者庶乎其有所得者矣（陳安）

讀書通君臣之情

敷之而曰奏輔之而曰贊襄之而曰誥陳其功而迪之曰謨循其道而紀之曰戴誦其闕而規刺之曰箴愛之切望之深樂其可畏可象者而譽之曰戒遷都非細事也而謀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咨之於窮敕天之罰以除暴亂也而猶恤夫衆言之弗協移殷遯之餘民以寄遷於王都也而且諄諄然諭之以無我怨帝王之心豈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見吾績也君好生也而戒之以儆厲君克勤也而儆之以怠荒君逸於得人也而諷之以叢脞持盈守成咸懼儆欽無所不用其至也而尤懲之以迷亂禹益皐陶周公所以敢直言而無忌者蓋以君臣之情素交相孚也君之心臣無一而不知則臣之忠君亦無隱而不見雖是辭訏咈異于外蓋有相容而無疑者矣（鄭域）

書之序失其傳

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豈得封於唐王命歸周

公於衆豈有蔡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荅書序而從經史也（明立葉）

商周之書無若稽古之文

或曰堯舜二典大禹皐陶謨皆以若稽古目之商周之書咸無焉豈商周之君臣無若稽古乎荅曰唐虞之道直而純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純者可為萬世法故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訏謨於下古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不亦直而純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焉攝焉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為聖也必伊周而行之乃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楊元齋）

盤誥之書斯民目擊而心驚

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懵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僅乃能通未嘗不厭[illegible]驚曰古聖人欺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學者猶繹訓誥假[illegible][illegible]紬繹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俱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倔強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馬子才）

周官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儆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雖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東萊）

訓誥誓命之文不同

大抵書之訓誥多奇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

錄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櫽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文公語錄）

書傳非出孔安國

尚書孔安國傳多是魏晉人所作託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章麤魏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書小序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上同）

小序不出於夫子

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下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而思日贊贊襄哉之下接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思日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徒說得多端非本意也（同前）

讀尚書不如讀大學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許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長開是多少舜典又詳〻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多少（上同）

詩書見大細之理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上同）

堯典述禪位之事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〻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同前）

堯典紀為治之序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

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同上）

堯典禹謨稱虞書見其道同

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史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唐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抑又何意也蓋堯授舜々授禹三聖相授守一道自古繼々承々未有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三聖之時々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不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下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謂之夏則可以統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下傳禹以虞名書則三聖之道備夫子之意固不深歟（夏先生）

書首堯典美其克遜

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為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篡奪之亂也其刪書也斷堯典始焉美其遜以聖遜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為百代典誥之首則萬世良者篡之悖者懼之矣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微旨可知也（楊元素）

堯典為虞書以成堯之遜

仲尼定堯典為虞書者何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遽授之也若受終文祖之日而遽受之爭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爾使舜之跡著於天下舜之功被於天下堯舜無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然則堯授舜以天下而臣無怨舜受堯之天下而臣不爭故仲尼刪書發堯典為虞書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時天下已皆為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同上）

堯舜謚號

（釋堯舜有曰堯舜謚也翊善傳聖曰堯二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然未知所以著謚法之因也）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漢武堯舜謚論）

堯舜傳禪（堯禪舜則試之矣舜禪禹則不試何耶）

或曰昔者群臣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書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未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之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譁雖堯莫之能遏也曰我其試矣民未忘乎堯也舜既攝天下之政其膏澤流乎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既聞命矣敢問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視舜也書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禹之功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舜受位而去然尤患天下之懷也廵狩于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之謂也

堯名放勳（謂放勳為堯名書之繹也然果何所據依乎）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若以堯號放勳則皐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理

[illegible]

堯典中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說云春分之昏正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然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

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舜去四凶（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然則堯所未能乎）

萬物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之也

舜干格苗（有苗逆命征之可也禹但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苗自格一何易乎）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聖也奉君命以行師其與苗猶反掌耳然自謂堯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

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苗民不服猶且班師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以心不以威以威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况以暴用威乎

啓與扈戰（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啓天子也扈諸侯也何以與戰于甘之野）

戰危辭也知有扈之強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禮之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師諸侯不來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有扈不恭洛失其制故至于大戰夏德衰耳孔子憂之

放桀伐紂（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義何如也）

湯放桀先伐葛伐韋伐顧桀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迷人之恐刱人之位未有得天下者也

伊尹及說命易曉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illegible]致之致使曉不得亦不濟事（文公語錄）

[illegible]篇分曉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傅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麄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同上）

盤庚五誥難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同前）

周誥如曉諭之文

典謨之書恐曾經史官潤色来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仝上）

禹貢酒誥可疑處

書中亦極有難攷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楊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此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

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同上）

武成記事

（武成一篇乃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者也然前儒所以疑之者有說以其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月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偃武脩文不宜始記禱神與其受會於牧野既曰祀于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其顛倒斷絶有不容以不辨者）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所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簡略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以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亦已簡編斷絶也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邪特為之疏義故說行於世也如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謬者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實究其書實未嘗錯誤也蓋古者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載湯之命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惟記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下並史官之辭舜記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顧命等書並史官當時之制此又有體也其可一槩觀邪武王代紂五書泰誓三篇牧誓一篇皆全記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致書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不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傳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乎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純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倫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

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征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哉生明王來于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家君百工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耳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還卒言其勝商之事爾下至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說也學者反覆深思理可見矣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尤不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特疑其二人伐罪不至於血流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武成一月（泰誓武成月不稱正而稱一者何也）

太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也【考索四卷後】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